

# “天子都许”形成《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的势能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天子都许”在《三国演义》曹魏一方叙事中产生的势能:一、总揽皇机,展示了曹操性格结构中的本体动能;二、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造就的位置势能;三、曹操弄权而引起的势能反弹;四、以“天子都许”贯穿始终,构建了曹魏叙事结构的生命形式。

**关键词:**“天子都许”;曹操;叙事;势能

中图分类号:I 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09)02-0035-05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迎汉献帝刘协建都许昌,从此建安时期二十五个春秋,既是曹操总揽朝政、统一北方、奠定基业的发展时期,又是历史走向三分的转折阶段。《三国演义》以此为历史依据,构建了历史小说曹魏的叙事结构。虽然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总体框架和历史倾向的描述,与《三国志》记载相去不远,但是,两相比较,显而易见,《三国演义》淋漓酣畅的描述,比《三国志》记载“天子都许”在曹魏统一北方中产生的势能更形象,更集中,也更典型,使峥嵘岁月中的曹操形象更加生动传神。

《三国演义》描写“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中产生的势能,是构建曹魏叙事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谓叙事中的势能,是某些叙事因素“推动着结构线索、单元和要素向某种不得不然的方向运转、展开和律动。”<sup>①</sup>具体到《三国演义》描写“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中产生的势能,应包括:一、总揽皇机,展示了曹操性格结构中的本体动能。二、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造就的势能。三、曹操弄权而引起的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也就是势能反弹。从而构成了《三国演义》第10回——34回的叙事内容,即曹魏叙事结构,是《三国演义》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以“迎天子都许”为基本的历史线索,研究《三国演义》在曹魏统一北方的叙事中,是如何创造性地还原历史曾出现的势能,及其对构建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功能。

## 一、总揽皇机的成功来自曹操性格中的本体动能

《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小说最经典的传统艺术,它以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作为结构要素和结构线索。曹操既是创造三分天下的历史人物,也是构建《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结构的核心人物。其中曹操统一北方,包括两大叙事单元结构,即“豪强争霸”(10回——24回)、“官渡大战”(25回——34回)。结构这两大叙事单元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曹操性格的本体动能。历史

上英雄人物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把握机遇,或多或少地创造历史。《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多构性格的人物,这种性格的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本体动能,不仅是强大的,而且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曹操成功地总揽皇机,“迎天子都许”,在群雄之中异军突起,是其性格中本体动能的特征之一。他开拓自己的生命历程,并外射为复杂的结构形态。也构成“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中的势能的要素之一。

曹操总揽皇机有一个过程,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有了袁州这块根据地,毛玠曾向曹操进言:“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sup>②</sup>曹操“敬纳其言”。可见其素有此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逃出长安,到达故都洛阳,被董卓烧毁的京城变成一片瓦砾。《三国志》记载:“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sup>③</sup>《三国演义》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背景:“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尽管诸豪强对待这个名存实亡、无依少靠的傀儡皇帝冷漠到了“莫有至者”的境地,但北方最大的豪强袁绍集团和锐意进取的曹操集团都有谋士主张迎天子。汉献帝这个末代皇帝,虽无权无势,然而毕竟是封建王朝统一政权的象征。在“皇权天授”传统天命观的笼罩下,对朝野上下还是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事实上谁拥有这个“天子”,谁就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那么谁能把握这种机遇,就看谁具有本体动能去开拓、去驾驭。

当时称霸四方的许多豪强都缺少政治远见,且别说狂愚而

收稿日期:2008-12-12

作者简介:郑铁生(1947-),男,河北枣强人。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②《三国志·魏书·毛玠传》第374页。

③《三国志·魏书》第186页

逞的袁术，就连威震北方的袁绍也大事糊涂。早在曹操迎驾之前，《三国志》裴注记载：谋士沮授就向袁绍献计：“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很高兴，但一听谋士郭图、淳于琼持不同意见，袁绍马上放弃了沮授的建议。正如沮授预料的：“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sup>①</sup>袁绍好谋无断，失掉良机，在《三国演义》作了同样的描写。而曹操却听从谋士荀彧的进谏。《三国演义》描写建安元年（公元 196）春，荀彧向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sup>②</sup>这段话《三国志》也有记载。荀彧的见解正合曹操的战略意识，“曹操大喜”，欣然勤王保驾。

《三国演义》删去了史籍上有关曹操“迎天子”的曲折和阻力。《三国志》记载：“太祖将迎天子……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苍奴据险，洪不得进。”秋七月曹操亲自率兵从颖川到洛阳，又遇杨奉、韩暹的阻挡，几欲刀兵相见。经董昭的斡旋，才得保驾成功。却极力描写曹操威仪不凡，调度有方，勤王适时：正当天子和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进逼之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到来”，原来是曹操派遣的先鋒夏侯惇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又有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前来协助。落难之中的汉献帝感慨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曹操人未到，便已声威大振。于次日曹操亲率大队人马方才到来。这里把曹操的性格生动地烘托出来了。

然而洛阳残破，皇室百官除了粮草资财难以为济外，还存在政局不稳。因而董昭建议曹操：“‘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并指出：“‘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操执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荀彧等谋士也都赞成“迎天子都许”，还用“五行说”论证了都许必兴。荀彧说：“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sup>③</sup>这段话与《三国志》的记载大体相同。许县为中原腹地，南窥荆越，北视冀幽，东眺齐鲁，西察二京，实为当时社会安定，粮草丰足的好地方。加上许县与曹操的故里谯县相邻，根基牢固。从曹操勤王保驾到“迎天子都许”，历时半年，尽管有谋士适时进谏，但归根到底付诸实施，乃合曹操“本志”也！所谓本志，即总御皇机，号令天下。建安时期共 25 年，是曹操一生建树最多的时期，仅建安元年这一高着，就显示了曹操超越其他豪强的雄才伟略。

控制皇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名义居一人之下，实际在众诸侯之上，形成政治上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势能。这有利于曹操集团征伐异己、扩大地盘、发展壮大，从此给曹魏带来了重要的转机。可见，“迎天子”势能的实现，与曹操多构性格的本体势能是分不开的。曹操性格结构这一素质特点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叙事结构的贯穿和拓展上。“只

要这种性格是多构的和强大的，它就会以正正反反的内在能量在复杂的情境中开拓自身的生命历程，从而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以及转换和进展的曲折性和多面性。结构内含着性格的能量，性格外射为结构的复杂形态。”<sup>④</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构性格的本体动能是整个叙事结构势能的表现之一。以“豪强混战”（10—24 回）这一单元来说明，当时几乎北方割地称霸的豪强都出现了，如陶谦、张邈、吕布、袁术、刘备、袁绍，以及东汉朝臣故吏马腾、杨奉、董承、杨彪、王子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事件接二连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换句话说，谁都想吃掉谁，称霸于世。透过群雄角逐，会发现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串连在一个核心人物曹操和他的事业发展壮大的线索上。而且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叙事视角的制高点，统驭这一历史过程的繁复情节和人物的叙事顺序。由此而构成《三国演义》“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中产生的势能。一写，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如第 14 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令出天子，征伐异己。二写，曹操从军事上对北方群雄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灭吕布、败袁术、收张绣、定刘表、破刘备，迅速扩大为唯一能和袁绍抗衡的豪强势力。三写，曹操弄权，不能不遭到以汉献帝为首的朝臣权吏的反抗。曹操又不得不“清君侧”，以残酷的手段清除皇上身边的反曹力量。如第 20 回“董国舅内阁受诏”、第 23 回“吉太医下毒遭刑”、第 24 回“国贼行凶杀贵妃”。

## 二、“天子都许”所造就的是位置势能

位置势能犹如《孙子兵法》所讲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在叙事结构中，这种外在势能的产生，关键在于“任势”。曹操在建安初期北方的豪强当中，是一个小军阀，还处在强敌环伺之中。当时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北面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东面吕布占据徐州；南面袁术占据淮南；张绣占据南阳，而外孙策据江东；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张鲁据汉中；韩遂、马超据凉州。因此，曹操必须在吃掉一个个对立的豪强势力之中，才能不断壮大自己。靠什么呢？首要的是在政治上利用“天子都许”所造就的位置势能，以令诸侯，进而扫荡北方群雄。

曹操平定北方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平定黄河以南，第二步与黄河以北袁绍争雄。“打河南”的战略意识是很明确的，而且决计先打吕布。曹操为什么先打吕布，是听取了郭嘉之计：“徐州吕布，实心腹大患。今绍北征公孙瓒，我当乘其远出，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图绍，乃为上计；否则我方攻绍，布必乘虚来犯许都，为害不浅也。”<sup>⑤</sup>操然其言，遂议东征吕布。曹操先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命其北上，攻打公孙瓒。《三国志》的记载大体相同：郭嘉说：“‘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sup>⑤</sup>

①《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第 195 页。

②《三国演义》第 14 回。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79 页。

④《三国演义》第 18 回。

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第 432 页。

曹操还没来得及对吕布动手，建安二年春，袁术称帝。因曹操斩了袁术的使臣，袁术遂发兵进攻许都。曹操转身就拉拢吕布，以诏命任吕布为左将军，一块打袁术。并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并令他联合吕布，配合进攻袁术，终使袁术因孤军作战而一败涂地。接着曹操挥师，三战张绣。最后才消灭了吕布。这就是曹操“打河南”的战争路线。

《三国志》记载的这段历史，只是为《三国演义》在描写“豪强争霸”的叙事内容提供了历史的基本素材。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要以编织故事的叙事方法描写这段历史，为此虚构了两个军事计谋：一个是“二虎竞食”之计，一个是“驱虎吞狼”之计。这两个计谋，说穿了就是利用汉献帝的诏命，把两个各自独立的豪强集团拴到一块，让他们互相吞并，导致两败俱伤，曹操集团从中渔利。整个故事都是在“天子都许”造就的位置势能下展开的，比之《三国志》的记载，像有一条潜在的线索贯穿始终。

先说“二虎竞食”之计。曹操与众谋士商议：“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州事；近吕布以兵败投之，备使居于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来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许褚曰：“愿借精兵五万，斩刘备、吕布之头，献于丞相。”荀彧反对：“将军勇则勇矣，不知用谋。今许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计，名曰：‘二虎竞食’之计。今刘备虽领徐州，未得诏命。明公可奏请诏命实授备为徐州牧，因密与一书，教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二虎竞食’之计也。”

曹操立刻“奏请诏命，遣使赍往徐州，封刘备为征东将军宜城亭侯领徐州牧；并附密书一封。”<sup>①</sup>荀彧出谋设计很强调一点以天子诏命，这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带来的势能的具体表现。当使臣来到，刘备“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毕，设宴管待来使。”使臣名义是朝廷派来的，实则是曹操的人。他对刘备说：“君侯得此恩命，实曹将军于帝前保荐之力也。”玄德称谢。使者一手是“诏命”，一手是“私书”。“二虎竞食”这个计谋被刘备看破。他对关羽、张飞说：“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故用此计，使我两人自相吞并，彼却于中取利。奈何为所使乎？”但表面还得虚饰一番，对使臣说：“此事尚容议。”

由于刘备不杀吕布，所以此计落空。曹操问：“此计不成，奈何？”荀彧曰：“又有一计，名曰：‘驱虎吞狼’之计。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驱虎吞狼’之计也。”荀彧出谋设计仍然强调一点以天子诏命，要刘备起兵讨伐袁术。虽然识破“此又是曹操之计”，刘备还是认为：“虽是计，王命不可违也。”遂带领军马，克日起程。袁术闻说刘备上表，欲吞其州县，乃大怒曰：“汝乃织席编屨之夫，今辄占据大郡，与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图我！深为可恨！”<sup>②</sup>于是派上将纪灵起兵十万，杀向徐州。两军交战，刘备兵败，还被吕布偷袭了徐州，丢掉了自己数年奔波得来的地盘，种下和吕布的仇恨。后因张飞怨恨吕布，劫掠吕布的战马，刘备又被吕布打败，不得不投奔曹操。

《三国志》并无“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之计的记载，只简单

记述：“备东击术，布袭取下邳”，“备还归布。布遣备屯小沛。布自称徐州刺史”<sup>②</sup>。《三国演义》在基本史实基础上，依照“天子都许”造就的位置势能，虚构了“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之计，很成功地推动了曹魏叙事结构“向某种不得不然的方向运转、展开和律动。”由此演出曹操占领徐州的一系列的故事：第16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败师涓水”；第17回“袁公路大起七军，曹孟德会合三将”；第18回“贾文和料敌决胜，夏侯惇拔矢啖睛”；第19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

### 三、“天子都许”，曹操弄权，势能反弹

“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势能，正面效应是曹操打着“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号，在进攻南阳和占领徐州的战争中尝到了好处，战事每每取胜。但随着“打河南”的战略步步实现，曹操志满意得，朝中弄权，欺君罔上。这时“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势能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演化，出现了反弹势能。《三国演义》虚构了一个典型细节“许田打围”，把“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势能的正面效应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作了公开的暴露。

“许田打围”后，汉献帝回宫，落泪对伏皇后说：“朕自即位以来，奸雄并起：先受董卓之殃，后遭催、汜之乱。常人未受之苦，吾与汝当之。后得曹操，以为社稷之臣；不意专国弄权，擅作威福。朕每见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围场上，身迎呼贺，无礼已极！早晚必有异谋，吾夫妇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满朝公卿，俱食汉禄，竟无一人能救国难乎？”于是“取玉带一条，密赐”董承，内藏血书诏命。诏曰：“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爵，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重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诏。”董承密召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和刘备奉诏讨贼。这段历史《三国志》只有简单的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sup>③</sup>

由汉献帝的血书诏命，在曹操周围积聚起一股反曹的政治势力。曹操不得不在扫荡群雄的战争间隙，回过头来“清君侧”。《三国演义》出现第20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第23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第24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到此，我们再展开“豪强争霸”（10回——24回）这一叙事画卷，不难发现其叙事结构明显地分为两大单元，前一单元曹操主要是对外与豪强作战；后一单元集中在内部清理异己势力。虽然故事的叙事内容截然不同，但沿着一条动脉自如的律动，即曹操性格本体动能造就总揽皇机；“天子都许”产生的势能，使曹操能够“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曹操弄权引发的势能反弹，这便是《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结构生命律动的潜

①《三国演义》第14回。

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第222页。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875页。

在线索。可见，“许田打围”是“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中的势能获得整体生命形式的个案，是一种成功的虚构，是一种创造力，“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sup>①</sup>它的使命就是创造小说的审美生命形式，与客观世界相区别。使人们感受到一个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的艺术世界，充满了情感的奔涌、情绪的弥漫、欲望的冲动、命运的占卜、生死的祈祷……这一切不仅仅是小说家将情感渗透到客观物象之中，而是小说家虚构的那个艺术世界获得了生命形式。

这种整体生命形式犹如人的神经，触一而多发。曹操平定北方的第一步就是平定黄河以南，第二步与黄河以北袁绍争雄。所以曹操“打河南”，袁绍占据河北，两人虽然有矛盾和斗争，但关系还比较密切。但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焰，愈来愈张狂，特别是曹操完全控制黄河以南，“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把“变”的视野投向黄河以北时，袁绍感到威胁，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三国志》记载：袁绍“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sup>②</sup>

“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势能反弹，犹如草灰蛇线，一直延续到赤壁大战第 48 回，“徐庶当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谣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头接耳而说。早有探事人报知曹操，说：‘军中传言西凉州韩遂、马腾谋反，杀奔许都来。’操大惊，……徐庶进曰：‘庶蒙丞相收录，恨无寸功报效。请得三千人马，星夜往散关把住隘口；如有紧急，再行告报。’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无忧矣！……’徐庶辞了曹操，与臧霸便行。此便是庞统救徐庶之计。”《三国演义》虚构的这个细节，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了“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产生的势能反弹，在曹操心中造成的阴影，长期不散。曹操对“军中谣言”为什么宁肯信其有，而不肯信其无。原因是马腾乃当年和董承奉诏讨贼的重要成员，且割据一方，成为曹操的心头大患。曹操一直想消灭这支劲敌，后来终于暴发了潼关大战，第 58 回“马孟起兴兵雪恨，曹阿瞞割须弃袍”。

#### 四、势能是《三国演义》生命形式的表征

《三国志》对于“迎天子”史实的记述，是以《三国志·曹操传》为主，涉及其他人的细节，分别记述在他人的传中。如袁绍集团内部关于“迎大驾”与不“迎大驾”的争论，记载《后汉书·袁绍传》和《三国志·袁绍传》中，曹操关于“迎天子”记载在《三国志·曹操传》和《后汉书·荀彧传》中，可见是分而叙之。而《三国演义》则不同，合为一体，整体生命形式“向某种不得不然的方向运转、展开和律动”。这是史传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叙事方式的不同。《三国演义》是一个整体结构，必然将散见在史书中的记载纳入其中，并有一条叙事线索贯穿，而且围绕叙事线索以生动的细节来支撑。从上面对《三国演义》这一叙事单元的解析，不难看出“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之中就是一条叙事线索，“二虎竟食”、“驱虎吞狼”、“许田打围”等就是由这条叙事线索派生出的细节。上升到理论层面就要研究“天子都许”在曹魏叙事结构之中这条叙事线索是如何创建的？在这条叙事线索派生出的细节又是如何创

建的？二者是如何天衣无缝地浇铸在一起，并产生内在的生命力，形成潜在的势能？

清代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曾指出：史家是“以文运事”，要在史实的基础上“算出一篇文字来”。这“算”当中就包括“悬想事势”在内，允许情理之中“虚”的成分存在，但不能任意虚构。这样的叙事，实质是“死象之骨”式的还原，“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可称之为再造性想象。而小说家是“因文生事”，可以突破史实的框框，可以“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样的叙事是“信马由缰”式的虚构，可称之为创造性想象。金圣叹着眼于叙事方式的不同，划清了两种文体区别产生的原因、性质和功能。《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还不同一般文学叙事，它具有两面性，既有小说的品格，又有史传的品格。这就决定它的叙事既有再造性想象，又有创造性想象。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小说创造的全过程。那么，究竟再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各自依据什么原则而创构？二者之间如何统一？既能保持历史基本年轮和风貌，又能展示文学的魅力和风采。

《三国演义》对“天子都许”史实的描写，与《三国志》记载基本相同，但二者的叙事方法不同。《三国志》是散见在各个人物传记之中，而《三国演义》则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整体性的结构并不是零碎的史实相加，而是形成一条潜在的线索，在故事中贯穿、律动和伸展。这就是《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以再造性想象完成的。而前面所指出的“天子都许”所形成的势能，即它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不同的人物心理撞击下不断地演化，则主要是依赖创造性想象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总的叙事框架提供的平台上，在潜在的叙事线索的制约下，小说家发挥了创造性想象，虚构并创造了几个典型细节，如展现“天子都许”产生的正面势能效应，使曹操能够“奉天子以令不臣”，有“二虎竟食”、“驱虎吞狼”之计；曹操弄权引发的势能反弹，有“许田打围”；势能在叙事结构中延伸的细节，有“徐庶金蝉脱壳”，并与潼关大战自然接榫。这样构成的“天子都许”的故事，既是以实的成分支撑和依托，又是以虚的成分渲染和烘托。既有实的成分，又有虚的成分。是真中有假，假中带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从选材角度来看，小说家面对的社会历史生活，总要选择一个阶段的历史时空作为表现对象，这就表现为“实”。并在这个领域中考虑从哪一个角度去选材，其中无不渗透着创作主体的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一方面人的认识总受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局限，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社会历史生活，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要介入主观色彩，这就表现为“虚”。“豪强争霸”叙事结构单元是由“打河南”，即平定黄河以南，“打河北”，与黄河以北袁绍争雄”两部分组成的。这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下三分的历史前提。《三国演义》再现曹操统一北方是“实”。而塑造曹操在北方众诸侯中，雄姿勃起，成为核心人物性格，则渗透着小说家主观认识，这就表现为“虚”。当然，这“虚”是包括再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

从提炼角度来看，小说家对题材意蕴的开掘且统一在审美意象之中，建构起的意象世界。“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其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

①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58 页。

②《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第 195 页。

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sup>①</sup>“天子都许”是史实。小说家依据这一史实,在《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结构中,创造一种势能,一种潜在的生命力,这就是意象世界。它成功的关键是建构了一个有序的结构形式和生命活动,富有整体性、节奏性、自我调节等。有如中国古代山水画“经营位置”,高深远近,形成一种立体的律动的画面。比如整体性,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从整体上长出一枝一叶,不管离得主干多么远,一呼一吸都保持生命的节奏。“徐庶金蝉脱壳之计”设置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离“天子都许”已经过去十几年,在《三国演义》之中也间隔了34个章回,但与“天子都许”势能反弹的情节丝丝入扣,触尾动首。假如把“天子都许”视为史实的结构框架,那么,“二虎竟食”、“驱虎吞狼”、“许田打围”等细节都是在这史实的结构框架制约下派生出的,正是所谓“自己的世界”,这就表现为“虚”。

从叙述角度来看,小说家处理和表达“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小说家可以能动地改变现实时空形式,改变顺序,增大或者减少审美时空的容量。比如“豪强争霸”叙事结构单元大大小小的事件,都串连在一个核心人物曹操和他的事业发展壮大的线索上,而且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叙事视角的制高点,统驭这一历史过程的繁复情节和人物的叙事顺序。

所以说,虚实关系是历史小说首先遇到的问题,而且是在选材、提炼、叙述不同的角度,去处理主体认识和客体史实的关系。《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的审美特性,有它自身孕育、萌生、成型的完整过程。不仅仅决定于它的叙事要素,哪部分是史实,哪部分

是虚构,而更主要的是决定于它的结构方式。金刚石、石墨都是由碳元素形成的。金刚石是天然产物中最坚硬的物质。石墨是最软的矿物之一。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碳的单质,为什么它们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金刚石和石墨里碳原子结构排列的不同的缘故,也就是取决于它的结构方式。《三国演义》虚实关系也是如此,以“迎天子都许”为基本的历史线索,在曹魏统一北方的叙事中创造性地还原历史曾出现的势能,构建了曹魏叙事结构的生命形式。

因此,我们上面论述虚实关系极富理论的意义。直到目前,一触及《三国演义》虚实问题,学者乃至读者,都有不少人习惯用史料是否真实,是否有史书记载,作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去判断。仅仅凭借史料是否真实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参照系数,所得出的一个统而概之的结论,不能准确地说明《三国演义》虚实问题。例如近年出版的《〈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作者说:“本文采取的真实度的标注方法为:如0.95意味着95%的内容录源自于史实,以此类推,0.2则基本为虚构,即与史实相近程度不到20%,这种标明真实度的方法取自于数学。”“将上述120回的真实度相加后得75.8,再除以120回,仅得0.63,即《三国演义》全书只有六分真,准确地说仅有6.3分真,这与章学诚的‘七实三虚’非常接近。”这样比附的结果,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到了这一步应该说《三国演义》中的史实一目了然,其实大谬不然,全书排完后才发现史实与小说并不一致的方式很多,但不少地方是真中有假,一时无法定论。”<sup>②</sup>这个难题提出得非常好,启迪我们应该换个思路去考虑问题。这也就是本文论述的要害。

[责任编辑:陈松柏]

①引自(美国)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②见许盘清、周文业整理的《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4页。

## English Abstracts

### The Rise of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and Lingnan Neoteric Novel

ZUO Pengju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Publishing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a majo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of Lingnan neoteric novel, and is also a profound change of traditional spreading forms of literature with modern significance. This historical conversion has promoted the producing of Lingnan neoteric novel and brought the prompt flourishing of this importance sty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The change and flourishing of each style of Chinese neoteric novel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modern chang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an important aspect.

**Key words:**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Lingnan neoteric novel; Chinese neoteric novel; relation and change

### Poetic Passion of Exposedness in the Poetic World

—Interpretation of LIAO Zhongkai's Shuang Qing Ci Cao

YANG Ziyi

(Huizhou University, Guangdong, Huizhou 516007)

**Abstract:** LIAO Zhongkai is a 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 but he is of high literary talent. His poetry is excellent, and is full of talents and rich emotions. By reading his Shuang Qing Ci Cao, we can feel his worrying about the country, criticizing of the society, passion of human relations and love of homeland. He exposed his short and sentimental life in his poetic world.

**Keywords:** worrying about country; criticizing the society; human relations; homeland; virtue; sentiments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ypes of Myths of the Li Minority

WANG Hai

(School of Ethnic Studies,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Myths of the Li minority are rich in and entailed with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s up the five types of myths of the Li minority, namely, the myths on pioneers of Li minority, the myths of human origin (the origin of ethnic group), myths on flood, nature and heroes.

**Key words:** li minority; myths; types

### “Tian Zi Du Xu” Forms Potential Energy in the Narration of Wei Dynasty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ENG Tieshe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four aspects about the potential energy formed by the story of “Tian Zi Du Xu” in the narration of Wei Dynasty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 Taking on overall imperial power, which displays the noumenon energy in Cao's character structure. 2. The CaoWei group “has the emperor in their power and ordered the dukes about in his name” and leads to their position energy. 3. CAO Cao plays politics and causes the rebound of potential energy. 4. Taking “Tian Zi Du Xu” as a clue throughout the writing, which composes the living form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Wei Dynasty.

**Key words:** “Tian Zi Du Xu”; CAO Cao; narration; potential energy